

论《诗经》四、八句体例之特点及影响

岳上铎

(平顶山学院文学院 河南 平顶山 467000)

【内容摘要】通过对《诗经》文本的研究,可以看出四句、八句体例在《诗经》中所占比例极高,藉此结合其产生的时代背景,分析当时之社会政治、宗教祭祀、音乐习惯等诸方面,便可追溯四、八句所产生之原因,探寻其句式章法之特点,可知《诗经》中体例基本是以四句为正体、八句为次体之形式,这种句式规范对后世诗歌体制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,直接规定了律诗绝句的体例范式。因此,《诗经》四、八句体例可谓后世诗歌章法句式之源。

【关键词】《诗经》 四句 八句 体例

中图分类号:J207.222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007-9106(2012)08-0089-02

《诗经》作为我国第一部诗集,它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,闪耀光芒,有极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。其独特的四、八句体例,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一、《诗经》中四、八句体例的成因及其句式特点

仅以风雅而论,全数886,四八句数就占到442,约占50%。四句正体,八句次体,不容置疑,一目了然。颂体就没有规律,暂不研究。总体来看,每章句数,最少的有两句,如《周南·蟋蟀》,最多的达31句,如《周颂》。而四句、八句、六句比例很高,这让我们想到后代的近体诗句数正是四句或八句,因此诗经一章四句正体,八句次体的确立和认证,对后世诗歌体例的确立有着重要的意义。

我们先来看四句体也就是一章有四句,如“君子于役,不知其期。曷至哉?鸡栖于埭。日之夕矣,羊牛下来。君子于役,如之何勿思?”^①此诗一章四句,结构整齐,遣词造句基本相同,在一个基本乐调的基础上,作了简单的四句体处理,加强了句式,突出表示了主题。这样使诗歌的句式更为整齐,读来琅琅上口,简单明了。排列整齐的句式使诗歌的主题得到有力的体现,达到了句不可削,乃知其疏,字不得减,乃知其密的效果。承上文,就可看出这种四句体在诗中比例很高,这些作品一章有一章之内容,或依叙事的顺序或依情感的抒发,或以某种仪式进行布局,层次清楚而判定句数,为四句或八句,如四句体诗《相鼠》三章章四句,“相鼠有齿,人而无礼!人而无礼,不死何俟?相鼠有体,人而无礼!人而无礼,胡不遄死?”四句表情达意,十分符合主人公内心独白的抒情特点,又如《大雅·下武》“下武维周,世有哲王。三后在天,王配于京。王配于京,世德作求。永言配命,成王之孚。”六章章四句,《诗经》中四句体比例最高的是《曹风》,高达72%,除第三首《鸛鸣》非四句体外,其余全为通篇四句。

我们还注意到八句体在《诗经》中也很常见,也应引起重视。如《文王》七章章八句,句子齐整,章节分明。《风》、

《雅》中句数少,颂中类型很多,变化万千,《荡之什》中,八句占了一大半以上,比例也很高了。

那么四句八句体成因何在呢,笔者认为:1.《颂》是原始祭歌发展而来的,《风》是地方乐调延长的歌词,《雅》是抒情诗,是由口头创作发展而来的,同于周人的那种文化心理就形成这种模式。2.歌唱艺术是呼吸的艺术,有个换气的问题,这就决定了歌体的长度,大体来说,一呼一息的人均时值,在从事劳动时,换气较为频繁,就导致以四句为主,为一个思想概念,句是音乐上的单位,用来歌唱的。3.众所周知,诗经是可以入乐的歌词,其章句对称的关系直接影响到旋律之走势,节奏之鲜明,章式之内在结构不同导致章内句数不一,从而带来节奏感,而节奏是一切美的形式,需要以一种思维定势引发情感反映,最终达到用章句定势渲染情感,表达明快工整的气势。4.四句八句体是适应历史进步要求的,夏代以后,社会历史发生重大变化,在社会政治领域,原来的氏族制衰微,代之而起的是夏禹的家天下,政治的变革促使诗体的发展,正如王充在《论衡》中说,“古之帝王建洪德者,必须鸿笔之臣褒颂记载,鸿德乃彰。”^②四句体构成简单,必然担当了这种政治教化功能,同时当时诸侯林立,还没形成大一统局面,这种地域分野导致句数不得统一。5.四句体的出现应同人们的思维习惯有关,因为任何事情都是经历着产生、发展、高潮、消亡四个阶段,因为有着这种思维,四句体应运而生。

四句八句的特点:1.我们来看句数,无论二章、三章、四章的诗歌,都是以四句的首数为多,其次是八句的,其次是六句的。这就告诉我们《诗经》的创作,不自觉地遵循一定的规律,这就是对称和平衡,既有变化又井然有序。如果我们可以把106首占到总数34.7%的三章四句的诗看作《诗经》正格的话,那么,这种格式体现出既富于变化错落有致;又在变化中始终保持对称和平衡,其诗句排列有序,分章明

* 作者简介:岳上铎(1979—),河南平顶山学院文学院讲师,硕士,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。

显,章和句之间则讲求平衡匀称的风格,如《氓》,全诗六章章十句,《东山》四章章十二句,不但一诗中各章诗句相等,而且自然掌握着偶句平衡的原则,此外如《大雅·大明》,六句一章,八句一章,又六句一章,八句一章,按此排列共八章,虽不必章章相同,但变化有序,而且变化中可明显看出对平衡原则的故意安排。2.偏重形式,任何形式的四八句体干预事实,表现人生,但他的生命力在于体裁形式,诗歌的产生和游戏有关,如斯宾诺莎所言,“艺术和游戏是余力的表现,就更重形式”。3.可发现两大规律,一是章和句的同一,如《伐木》三章章三句,《采芣苢》六章章六句,《出车》六章章六句,章句之间有默契,数理上的统一,应同阴阳五行的文化有关。二是诗中句数成连续性,也即句数相同者依次连续出现,如在《诗经》一中,《卷耳》四章章四句,《采芣苢》三章章四句,《采芣苢》三章章四句,《桃夭》三章章四句,《兔置》三章章四句,《采芣苢》三章章四句,这明显就是一个规律,此篇目都是按先后顺序而编排,未必有如此巧合之事,亦是诗人故意为之,这为我们从整体上把握《诗经》提供借鉴。4.在分章的诗篇中,各章句数相同的又占大多数,多采用同一旋律,作反复歌唱,因而各章歌词的句数自然要整齐划五了。白居易曾说“篇无定章,章无定句”,实不也苟同,篇章句虽是形式问题,实则有深层构造,笔者大胆假设,诗经或许也如后世律诗一样,在章法上有明显的规定。

综上可得两个结论:一是《诗经》一章四句八句比例和规范程度很高,二是可以断定四句为正体,八句为次体。

二、四、八句体例对后世诗歌体制的深远影响

诗经的句数大体以四句为主,在四句的基础上穿插变化,这种情况对后世诗歌的形式有明显影响。虽然后来随时代的发展,古典诗歌发展成近体诗,但这是由四句正体发展而来,因为诗的演进是渐变和交叉的过程,回顾汉语诗词发展的历史,现存最早的诗集当推《诗经》,《诗经》以四句为主,承继而下的依次是楚辞、汉乐府、唐宋古、近体诗,近体诗兴起于唐代。《诗经》以四句为一章,乐府歌辞以四句为一解,可以看出诗由形式的自由律动到规律的律动,从而出现诗的格律化。有人认为:“七言绝句自七言歌行及乐府来,绝对本在律诗之前,律诗当从绝句扩充而成,何有绝诗截取律诗之理?”还有人认为一贯的说法是,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是把八行律诗分成四行而形成的,并说是从唐代开始的。对绝句律诗的源头学术界众说纷纭。

通常的律诗规定每首8句。如果仅6句,则称为小律三韵律诗,超过8句,即10句以上的,则称排律或长律。通常以8句完篇的律诗,每2句成一联,计四联,习惯上称第一联为破题,第二联为颌联、第三联为颈联、第四联为结句。每首的二、三两联(即颌、颈联)的上下句是对偶句。另外,律诗的格律要求也适用于绝句。

绝句是诗体中体制最小的一种,两句一联,四句一绝。离首即尾,离尾即首。按照这种概念,《诗经》中很多体例的诗都可称为绝句了。原来的诗体并没有严格的格律要求,初唐的沈宋二人,完成近体格律诗的创制,使各种格律因素固定下来,定句、定字、定平仄,王行曾说“以一定之律律夫诗”^[1]。从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绝句是一章四句,而律诗是一章八句。我们知道了律诗绝句的体制特征后,又何以见

得其受了诗经的影响呢?

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之:一是由于诗经的影响,诗人喜欢模仿四句的诗歌,就大量出现了五言四句的小诗,也就是绝句。最早的绝句,多为五言四句诗,如汉魏乐府民歌中的《枯鱼过河泣》。后文人开始效仿,据传有苏武一首:

寒冬十二月,晨志践凝霜。俯视江汉流,仰视浮云翔。

可以看出这些最早的绝句无论从句法还是从体制明显受到《诗经》的影响。二是从诗歌的发展流变来看,严羽的《沧浪诗话》说“风雅颂既亡,一变而成《离骚》,再变为两宋五言,三变为歌行杂体,四变为律诗。”^[2]笔者认为:自“断竹、续竹、飞土、竹肉”,至“候人兮歌”,到《诗经》,而《楚辞》,而唐诗,诗歌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,从原来的一章句数不固不定,到一章八句,再到律诗的严格规范,可以看出这是对《诗经》传统的继承。有《文心雕龙》作证,说汉初,韦孟等人诗“匡谏之义,继轨周人”^[3]。三是从内在的章法来看,律诗出于在乐府诗后,起初也是用来配音乐,后才从音乐中独立出来。律诗对于韵、平仄、对仗,都有许多讲究。由于格律很严,所以才称为律诗。

不管怎么说律诗绝句同诗经的句数是达到了内在的统一。再着四句体有定势而且有规律可寻,此结构基本上明显采用的是起承转合的形式,和近体诗章法有共同之处,如《卫风·木瓜》,“投我以木瓜,报之以琼瑶,匪报也,永以为好也”,还有《郑风·褰裳》“子惠思我,褰裳涉溱。子不思我,岂无他人。狂童之狂也且!子惠思我,褰裳涉洧。子不思我,岂无他士。狂童之狂也且!”可以看出诗的第一句是起句,说明事由,第二句为承,接第一句为续说,第三句为转,另起一个话头,第四句为合。其实四言四句,古人称为“一章”,实际上也是“一绝”,这种形式如果克隆成绝句,却很新奇了,如很有名的“君问归期未有期,巴山夜雨涨秋池,何当共剪西窗烛,却话巴山夜雨时”。有人评价五律《观猎》时这样说,“章法句法字法,俱臻绝顶,此为律诗正体,‘风动角弓鸣,将军猎渭城’,为点题。‘草枯鹰眼疾,雪尽马蹄轻。’承上启下,‘忽过新丰市,还归细柳营。’写猎转到写归,‘回看射雕处,千里暮云平,特写观字’^[4]。四是从句式来看,律诗要求中间两联必须对仗,对仗就是排偶的句子,两联成对,有严对和宽对之分,如《诗经》中《召南·采芣苢》,“嘒嘒草虫,趯趯阜螽”还如《采芣苢》一章就是扇面对,就是隔句对“采芣苢采芣苢,薇亦作止。采芣苢采芣苢,岁亦莫止。采芣苢采芣苢,无忽必取。采芣苢采芣苢,采芣苢采芣苢。”他是上联出对下联出对,上联对句对下联对句,如白居易的“渺渺巫山女,归来七八年。殷殷湘水曲,留在十三弦。”第一句对第三句,第二句对第四句,这不正是诗经的继承吗?

注释:

①周振甫译注.诗经译注[M].中华书局,2002:97.本文所引《诗经》原文皆出此书,兹不一一列出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王充.论衡[M].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:54—56.
- [2]王行.唐律诗选序[M].三联出版社,2002:45—47.
- [3]严羽.沧浪诗话[M].北大出版社,1997:213.
- [4]周振甫.文心雕龙今译[M].中华书局,1995:58.
- [5]沈德潜.说诗碎语[M].中华书局,1985:33.